

古代汉语教学丛书

钟业枢 邴亭山 主编

训诂学基础教程

周复纲 林惠君 赵清华
陈 湘 冯兆兴 编 著

学苑出版社

古汉语教学丛书

训诂学基础教程

丛书主编	钟业枢	邴亭山	
分册主编	周复纲		
撰写人员	周复纲	林惠君	赵清华
	陈湘	冯兆兴	

學苑出版社

责任编辑：嵇浩存
技术设计：方 谷
封面设计：壹 枫

训 话 学 基 础 教 程

周复纲 等 编著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西绒线胡同甲7号
贵州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125 字数：198千

1989年4月第一版 1989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统一书号：ISBN7-80060-374-1/H·1 定价：3.00元

前 言

为了适应中学语文教师业务进修的需要，我们编写了这套《古汉语教学丛书》，初编《文字学基础》、《音韵学教程》、《训诂学基础教程》三种，由钟业枢（广东教育学院）、郇亭山（贵州教育学院）担任主编。

这套丛书的编写，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实用性，重视结合中学语文教学实际，每种书都设计了大量练习思考题，便于自学复习，既可用于成人高校文科教材，也可供普通高校文科师生以及其它语文工作者参考。

《训诂学基础教程》由周复纲（贵州教育学院）担任分册主编。本册执笔人及其所承担具体任务如下：

周复纲（贵州教育学院）第一章、第六章、第五章
部分、第四章“声训依据及音义关系”一节

林惠君（重庆教育学院）第二章

赵清华（河北教育学院）第三章

陈 湘（广西教育学院）第四章

冯兆兴（青海教育学院）第五章

初稿由周复纲作了加工，郇亭山、钟业枢修改审定。

北京师范大学王宁先生于百忙中详细审读了全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使本书质量得以提高。学苑出版社刘小灿、嵇浩存同志为本书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此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本书难免有不足乃至错讹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88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训诂与训诂学	(1)
第二节：训诂学的功用	(9)
第三节：训诂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	(17)
第四节：训诂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29)
【思考与练习】一	(47)
第二章 训诂的内容	(49)
第一节：解释词义	(49)
第二节：分析句读	(51)
第三节：阐述语法	(55)
第四节：说明修辞手段	(60)
第五节：说明表达方法	(68)
第六节：说明篇章大意	(79)
第七节：说明典故、史实、典章名物制度	(85)
第八节：文字校勘	(88)
【思考与练习】二	(89)
第三章 训诂的体式	(91)
第一节：随文释义的训诂	(91)
第二节：通释语义的训诂	(104)
【思考与练习】三	(121)

第四章 训诂的方法	(124)
第一节：形训	(124)
第二节：声训	(136)
第三节：义训	(162)
附：训诂常用术语	(184)
【思考与练习】四	(200)
第五章 训诂应遵循的原则	(202)
第一节：注意语言的社会性	(202)
第二节：注意语言的时代性	(208)
第三节：注意语言的系统性	(214)
第四节：要尊重语言事实	(217)
第五节：要继承与创新并重	(221)
【思考与练习】五	(225)
第六章 训诂学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227)
第一节：发微	(227)
第二节：补阙	(234)
第三节：纠谬	(246)
第四节：明道	(273)
【思考与练习】六	(283)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训诂与训诂学

一、训诂释名

训诂学本是中国传统语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训诂”这个名称曾经一度变得相当陌生。所以，我们有必要先对它的起源及演变情况作一些了解。

“训诂”并非一开始就是以双音词的形式存在于语言中，最初它只是单称为“诂”（也写成“故”）或“训”。对于这两个字，前人曾从不同角度进行过许多解释。其要者举如：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训，说教也”。又：“诂，训故言也。”段玉裁注：“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汉人传注多称故者，故即诂也。”

魏·张揖《杂字》：“诂者，古今之异言；训者，谓字有义也。”（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引）

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周南·关雎》：“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

近人黄侃则谓：“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

即引申之谓。”（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版，181页。）

通观诸家所释，“训”、“诂”二字皆各有意义。一般说来，“诂”的意义偏重在“释故言”，“训”的意义偏重在“理顺”、“疏通”。然而从广义上看，“训”与“诂”实为同义词，都有“解释”之意。故段玉裁说：“分之则如《尔雅》析‘诂’、‘训’、‘言’为三，三而实一也。”（《说文解字》“诂”字下注文）马瑞辰也说：“盖散言则故、训、传俱可通”。（《毛诗故训传名义考》）

由于“训”、“诂”具有类似的意义，故远在汉代便常出现二字的并列连用。如：

杨雄《答刘歆书》：“独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间翁孺者，深好训诂。”

班固《汉书·杨雄传》：“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

又《儒林传》：“（贾）谊为左氏传训诂。”

晋·范曄《后汉书·郑兴传》：“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训诂。”

又《东平宪王苍传》：“以其文典雅，特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诂。”

范曄晋宋时人，然其所述乃汉代史实，可知“训诂”之名，当盛行于汉代。

“训诂”合“训”、“诂”二字成为双音词，是常见的“类义连文”修辞法在构词法中的应用。二字无论单用还是复用，都是“解释”之义。

应当注意的是：具体的训诂书名除了“训诂”外，尚有

种种异称。名称虽异，义本相类。如

(一) 训故

《汉书·艺文志》：“《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作为训故。”又《儒林传》：“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又《刘歆传》：“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

(二) 故训 古训 诂训

郝懿行《尔雅义疏》：“《说文》言部引《诗》作诂训，《汉书·艺文志》作故训，《诗·烝民》云‘古训是式’，盖古训即故训，故训亦即诂训，并字异而通矣。”钱大昕《经籍纂诂·序》云：“古训者，诂训也。”

(三) 解诂 解故

《后汉书·儒林传》：“（何休）乃作《春秋公羊解诂》。”

《汉书·艺文志》：“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卷。”

以上名称，都是合二字以为一名的复合词，此外，也有以单音词出现的其它名称。名虽不同，大体也皆解释阐发之义。如：

(四) 故

据《汉书·艺文志》载，《诗经》有《鲁故》二十五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韩故》三十六卷。

(五) 传

《易》有周氏传，韩氏传；《毛诗》有毛亨传；《韩诗》有内外传；《春秋》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

(六) 注

《尔雅》有郭璞注，《汉书》有颜师古注，《说文解字》有段玉裁注。

(七) 笺

《毛诗》有郑玄笺，《易》有陈法笺。郑珍有《仪礼私笺》，刘永济有《屈赋通笺》。

(八) 疏

陆玑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左传》有孔颖达疏，《公羊传》有徐彦疏，《谷梁传》有杨士勋疏。

(九) 解

陆绩有《易解》，林之奇有《尚书全解》，王先谦有《荀子集解》。

(十) 释

刘瑾有《诗传解释》，王夫之有《楚辞通释》，郭庆藩有《庄子集释》。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别的名称。这些名称虽然不同，内容有时也稍有侧重，但作为对古代文献语言的解释这一基本意义是确定无疑的。至于有些不同名称之间的细微差别，将放在本书第三章内介绍。

为什么在如此众多的名称中要单单举出“训诂”作为代表性的称呼呢？除了约定俗成这一人所共知的原因外，也有学者曾进行过较深入的探讨。如黄侃曾说：“而名之以训诂者，以字义之书肇于《尔雅》，《尔雅》十九篇，首列《释诂》、《释言》、《释训》三篇以统事，次列《释亲》至《释畜》十六篇以统名物。自毛公释《诗》名《诂训传》，即取《尔雅》首三章首尾二字以包括事与名焉。《毛诗正

义》云：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训而为《诗》立传。……故《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然则训诂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释亲》以下，皆指体而释其别，亦是训诂之义。故唯言诂训，足总众篇之目。按《说文》：诂，训故言也。训，说教也。惟析言有别，通言不分。诂训或曰训诂，诂或作故，其义一也。”（《文字声韵训诂笔记》，181—182页）这种认识是可以信从的。

对于“训诂”来说，虽然“解释之义尽归于此”，但如仅以“解释”二字作“训诂”的代名词则嫌其笼统。因此，人们不断地对它进行较为具体化的解释。“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语出陈奂《诗·周南·关雎故训传疏》）以及“以今语释古语，以雅言证方言”（语出刘师培《周代训诂学释例》）都是很有影响的关于训诂的界说。最有影响的恐怕还要数黄侃的界说，他所谓“训诂者，以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见《文字声韵训诂笔记》，186页）为当今大多数讨论“训诂”名义的著作所称引。黄氏的界说是很有特色的。一、它有意忽略了加于训诂之上的时空限制；二、它强调了训诂最本质的“解释”功能；三、它突出了训诂的手段和对象都是“语言”的特点。这三个特色对于当代训诂学理论的建设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影响。下文还将会进一步谈到这点。有人或许感到黄氏界说仍较笼统，其实，如果进一步具体化，原界说可以衍为“以已知语言解释未知语言，以易知语言解释难知语言”，只是由于“界说”所必需的简洁和

概括的要求，黄氏才作出了“以语言解释语言”这样极富哲理意味的训诂定义。

后世对“训诂”所下的定义，大多已越出了“训诂”二字的原始意义。“训诂”的最早意义大约是“说释故言以教人”但人们在训诂实践中渐渐领悟到：“说释故言”仅仅是训诂工作的一部分而已，于是，“辨物之形貌”、“以雅言证方言”等也陆续被写进了训诂的异说之中。到了黄侃，更认为训诂应不受时空的限制，凡“以语言解释语言”，皆得称为训诂。至此，“训诂”的含义已远远超出了它原始的字面意义，而成了一切语言解释工作的通称。

但训诂并不等于训诂学。

二、训诂学的性质和任务

殷孟伦在《训诂学的回顾与前瞻》中曾说：“什么是训诂学？我个人认为，首先应当明白‘学’字的含义。‘学’字相当于西文字的Logy，是有系统条贯，可以因简驭繁，并明其理法规律的意思，因此附‘学’于‘训诂’之后成为专名，与单言‘训诂’含义并不相同”。

然而，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学术界对训诂学的基本理解不尽相同，对训诂学的定义也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例如，有些学者认为，训诂学相当于词汇学；有的又认为，训诂学相当于语义学。其实这些看法都是不全面的，因为词汇学、语义学都并不与训诂学“相当”。

训诂学不等于词汇学，词汇学(Lexicology)是词言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分析语言词项以及词义和词汇演变。也就是说，词是词汇学研究的特定对象。训诂学当然要研究词、词义及词汇的演变，解决由词汇问题导致的训诂问题，但

又绝不仅止于研究词，它同时也将研究比词更大的语言单位，研究组成语言的法则，研究运用语言的技巧，研究语言中音义结合关系及其规律，显然，这已经远远超越了词汇学的范畴。

训诂学不等于语义学。从现代意义上说，语义学 (Semantics) 是研究语言意义的学科，许多不同学派的著作家先是在哲学领域，后来是在语言学范围中提出许多不同的语义理论。从哲学的角度去研究语义，其方法常常是研究话语 (符号) 的本源，并且根据是否真实，在逻辑上是否一致去研究话语 (符号) 能否成立；而语言语义学更多的是根据话语行为和说话人的物质环境以及智力环境间的关系去研究语义。显然，中国传统训诂学的研究内容、目的和手段都不等同于语义学，即使对于语义学中的语言语义学也是这样。训诂学当然要研究语义，研究话语行为和说话人的物质环境以及智力环境之间的现实关系，但中国训诂学由于其工作对象的特殊性质，将不得不研究许多语义以外的因素，如文字校勘问题，探求本字问题，错简问题，辨伪问题，文化背景问题等。同时还应当注意到，既然现代语义学本身有复杂的结构并显示出强烈的哲学色彩，以研究语言解释规律为主的训诂学不宜随便与之“相当”。虽然训诂学的研究目的与语义有密切关系，但简单地挪用现代语义学的名称来比附源远流长的训诂学是不妥当的。

有些学者对“训诂学相当于词汇学”或“训诂学相当于语义学”的论点有所修订，改称“文献词义学”或“文献语义学”等等。这虽然表现了某些专家对于追求训诂学科学定义的热忱与努力，但其结论尚可讨论。主要问题有三点：

(一)、“词义学”或“语义学”的内涵仍然小于训诂学的

实际内涵，不足以概括训诂学的全部。如果强求训诂学研究缩小范围以迎合任何人为的定义，又有削足适履之嫌。（二）所谓“文献”的概念过于宽泛，缺乏明确的科学界限。一般意义上的“文献”似乎是指中国古代典籍，但作为科学定义，“文献”的含义则宽广得多，无论古今中外，凡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皆可称为文献。用如此宽泛的概念去修饰“词义学”或“语义学”，并作为训诂学的定义，显然不够严谨。（三）用“文献”作为修饰语，说明了将书面语作为训诂学工作对象的意图，这虽然反映了训诂学实践的某些实际，但却不是训诂学的最高理想。如前所述，理想的训诂学是研究一切语言解释规律的科学，并不局限于书面语之中。

至于对训诂学的其它理解以及相应的界说，如“书本子上的考古学”、“古语义学”等等，就不再一一讨论了，读者自能辨其得失。

那么，较为完善的训诂学定义是什么呢？训诂学家们为了求得这一答案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黄侃说：“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的系统与根源是也。”（《文字声韵训诂笔记》，181页）他所谓“真正之训诂学”，大约是他心目中区别于一般训诂学理论的独特思考，可以看作他的最高训诂学理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则是这一理想的概括表述。“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的系统与根源”，则是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与方法。黄氏关于训诂学的上述界说对后世有深远影响，从根本上看，它不但指出了训诂学的几个基本要素：性质、任务与对象，而且

大胆地提出“初无时地之限域”这一杰出思想，这比起仅仅将训诂学视作解读古书（甚至限于经书）的专门之学那一类认识，显然要高明得多。

黄氏的训诂学理论，成为后世“广义训诂学”的重要思想武器。与之相对应的“狭义训诂学”则显然表现出要将传统训诂学纳入现代西方语言理论框架的强烈意向，这种意向在研究实践中表现为将训诂学与现代语言学各现成分科门类进行生硬比附，简单化地用现代语言学分科的名称来“相当”于训诂学。显然，这种努力是不成功的。相比之下，“广义训诂学”的理想具有更大的生命力，也更符合训诂学的传统特征。

我们主张采用训诂学的广义概念，并用现代表述方式拟出它的初步定义如下：

训诂学是研究汉语中语言解释规律的一门实证科学。它的任务是研究汉语语言解释的理论原则、方法手段以及历史经验，以便消除汉语交际中的一切理解或表述方面的障碍。

这并不是最后、最完备的表述。随着训诂学事业的发展，研究将会更加深入。我们期待着更加完美的，既符合训诂学实际，又符合科学精神的训诂学定义出现。

第二节 训诂学的功用

作为一门实证科学，训诂学具有很强的指导实践的能力，现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一、指导语文教学

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特别是语文教学，都离不开训诂

学的指导,都离不开训诂这一有用的武器。因为从广义上说,语文教师的教学活动中,不可避免地大量存在着语言层面的解释工作,换言之,也就是大量存在着训诂工作。每一位语文教师,都可以被视为训诂工作者,训诂学的一切法则,都是他们所必须了解和遵循的。

语文教师掌握一定的训诂学知识,对教学工作有很多好处,能使教学质量大幅度提高。训诂学知识对语文教学的主导作用,可以表现在微观方面,也可以表现在宏观方面。

从微观方面看,训诂学知识可以帮助教师进行精密的语言分析,从而促进学生对课文内容的正确理解和掌握。通过典型例证的剖析,还能引导学生认识并避免常见的训诂错误,培养起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如:

《察变》:“槛外诸景,历历如在几下。”课本注:“〔槛(jiàn)]窗户。也指廊下的栏杆。”根据训诂学中词义在特定语境中唯一性的原则,“槛”的意义在句中如为“窗户”,就不可能“也指廊下的栏杆”,反之亦然。课本注罗列诸种解释又不能加以认定,从方法到结论都不可取。再如:

《涉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原课本注:“佩着长长的宝剑,戴着高高的帽子。铗,剑柄,这里指剑。陆离,长剑摆动的样子。冠,戴。切云,帽子名。崔嵬,高耸的样子。”这样的注释一般来说似乎也过得去了,但如用训诂学原则进行较严格的审议,问题仍然不少。首先,是原注中释词与译句脱节。译文上句“佩着长长的宝剑”,只相当于原文“带长铗”三字而已,“陆离”二字未译出。而后面又释“陆离”为“长剑摆动的样子”。译文下句“戴着高

高的帽子”，未涉及帽子名称；而后面却指出“切云”为“帽子名”。这种注释与译文严重脱节的现象在中学教材中是不允许的，因其容易令涉世未深，缺乏经验的中学生步入迷宫。其次，是“陆离”的释义不确。原文上下两句是对文关系，根据训诂学中关于对文的认识，“陆离”既与“崔嵬”相应，理当作同类处理。释“崔嵬”未作“帽子高耸的样子”，却释“陆离”为“长剑摆动样子”，是不合理的。按“陆离”、“崔嵬”皆为表情态的形容词，无论用来形容何种东西，皆没有必要将其解释为“（某物）摆动的样子”或者“（某物）高耸的样子”。如随便添加一些本来没有的附加意义，便犯了训诂学中所谓“增字为训”的毛病。第三，“陆离”也并非“摆动的样子”。依对文关系，知“崔嵬”既为“高貌”，则“陆离”当为“长貌”。察《离骚》有：“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二句即上引《涉江》二句的影写，其中“岌岌”也与“陆离”形成对文关系，“岌岌”为“高貌”，“陆离”为“长貌”，“岌岌”为“高”的重迭形容词，“陆离”也为“长”的重迭形容词。依训诂学中“互见类比”的原理。“陆离”应释为“长的样子”，课本注失据。

从宏观方面看，训诂学知识可以帮助师生在语文学习中“论其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不应误以为这只是训诂学专门家们的事，它其实是语文教学中随时可以开展的工作。比如：

在鲁迅作品中，往往杂用某些特殊词语，在具体语境中，或用其古义，或用其今义，使学生感到较难把握。这时，教师可以打破零散、孤立的个别讲授方式，而代之以总